

丹玄引

王小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4.572
WXY/4.4

丹 杏 引

王小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青引/王小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7

ISBN 7-02-002479-3

I. 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076 号

责任编辑: 赵水金 高贤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7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5.00 元



作者像

陈良瑞还记得那一年，好像是己巳年刚潮，对男欢女爱之事似懂非懂、想懂怕懂的年纪。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从朱曼良端正、谨言慎行的团象象一头震怒的母狮子，散乱着头发，秀整的脸被眼泪鼻涕涂得七扭八歪，撞凳拍桌，呼天抢地，东撞西突，寻死觅活；而当时正为宦宦魏璉、风流名士的父亲，全无有平日的雍容大雅倜傥不羁，神情变得萎靡卑下，躲么闪么地招架，吞么吐么地解释，低声下气地赔礼发誓。陈端午第一次看见父母这般恶战，吓得不敢进屋，钻到厨房去找杨嫂——那时还不叫她杨嫂，那时大家都喊她阿凤，那时她才二十开零，一个面色红润、身体饱满的乡下大姑娘。那时陈端午的祖母得急病死了，陈家人托娘家人找来了这乡杨金凤——当时陈端午慌慌张张喊着阿凤跑进厨房，却看见阿凤坐在小

作者手迹

引 子

令舞镇上有座小小的宅院号称“鹤窠”，其实，鹤窠里并没有真鹤，却住着一位名叫陈亭北的男人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三个女人。这个男人和他的三个女人多少年来一直是人们茶后饭余捕风捉影说长道短的对象。如果说街谈巷议也能从某个侧面体现一方水土的文化习俗的话，那么，鹤窠里的男人和女人是为令舞镇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几十年来，在人们不厌其烦、巨细毕究的咀嚼和演绎中，男人的头发一根一根一寸一寸地变白了，女人的花颜一朵一朵、一瓣一瓣地凋谢枯萎了。

鹤窠和它的主人虽然经常成为闲话消遣的主角儿，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人为地冷落，庭院凋零，门可罗雀，那境况有点像一个人老珠黄的妓女，蓬头垢面地蜷缩在僻静小巷的角隅。然而有一天，鹤窠像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被挖掘出来了，人们发现原来它除了具备可供闲谈的戏剧特征外，竟然还可作为令舞镇不平凡的历史见证而具备无可估算的文化价值。于是，鹤窠逐渐热闹起来，时而有轿车摩托车面包车在它斑驳落离的院门前停靠，沉寂落寞的巷子一时间尘土喧嚣，鸡飞狗跳。对于这种变化，鹤窠的主人陈亭北老先生却觉得无限的悲哀，叹道：“我欲者不予我，予我者非我欲，真是个荒唐世界，岂不闻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便屡屡推辞出席各类社交活动，拒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面世。前不久，县里派人在鹤窠摇摇欲坠的薄板门边上插了块木牌：“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老先生冷笑

着一脚将它踹翻了。省建筑设计院来了两位书生，带来了一卷修复鹤窠古貌的草图，请陈老先生提些建设性意见。陈老先生看了那张描绘得游廊曲折，亭台错落的图纸，忍不住歇斯底里地捧腹大笑，笑得那两位书生面面相觑，坐立不安。终于笑停了，问道：“看两位不过而立有余，是如何得知鹤窠古貌之形状的？”两书生便毕恭毕敬答曰：“我们是根据贵县文化志编纂小组的描述，又参考了大量江南园林图例绘制而成的，故而要请陈老先生修订指正。”陈亭北摩娑着瘦削的面颊，盯着书生们企盼的眼睛，几近残酷地说道：“鹤窠的年纪大约和你们差不多，三十多年前，我举家迁居令舞镇，偶有雅兴，为陋室题匾‘鹤窠’，这便是它的来历了。至于这院子里的规模，除了东首前些年被占去了几间杂屋做了人家厂子的仓库，大致形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房子是我祖父手里置办的，我祖父不过是一艘小商船上的伙夫头，按现时说法就是事务长吧，哪里有能力营造那样气势恢恢、富丽堂皇的大宅院？有些人杜撰历史简直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两书生听了他这番大煞风景的话，都闷住了，恍然良久，一个仍不死心，问道：“那么陈老先生你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居所叫做鹤窠呢？这总该有点什么缘故的吧？”陈亭北仰起巉岩般的面孔，目光近似顽童般地桀骜不驯，答道：“兴之所至，随口诳来。”陈亭北不屑告诉两位书生真相，他们太年轻了，年轻得连我陈亭北就是当年名噪江南的陈老鹤都不知道！当年，陈老鹤从省美术学院下放到令舞镇文化馆做美工，一腔愤懑，挥笔书就“鹤囚”两字，高悬于门楣之上。家人们苦苦相劝，方才将个“囚”字改成“窠”字。

鹤窠的改建计划因为陈亭北的不予合作而搁浅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挖掘整理令舞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宏大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旧县志上明明白白地记载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令舞

“方圆数十里，有鹤群聚，秋来春去，如白雪蔽野，声遏行云”。撰写文化史的小文人从一大堆陈腐黄旧的故纸堆中大海捞针般地寻出了这么一句话，如获至宝，层层汇报上去，县领导立即嘉奖了他。令舞镇背靠峰姿袅娜的琅玕山，面对烟波迷离的七斗渚，完全可以开发成旅游胜地。有的国家不是单靠旅游业就成了第一世界的强国了吗？问题在于，中华神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风景如画的地方太多了，没有一点特色，如何从千山万水中脱颖而出？现在好了，原来令舞镇是鹤的故乡啊！仙鹤，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令舞镇拥有了它，不愁游客不来。于是，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寻觅和发掘鹤的痕迹，要迅速地将这一传说变成四海皆知的新闻。撰写文化志的小文人再接再厉，又有了新贡献：令舞镇的镇名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吴越春秋》上有记载，吴王阖闾驯养白鹤令舞，为女儿殉葬，令舞镇镇名原来由此而来。这个发现将令舞镇有鹤的历史又提前了好几百年。鹤窠的利用和改造遭到了宅主陈亭北的抵制，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七斗渚。撰写文化志的小文人是省城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确实精于考证。他从一本叫做《埤雅》的古书中翻出这么一段话：“鹤雌雄相随，如道士步斗……”这就是说，鹤行走时恰如道士作法，按北斗七星的位置踏步，那么，七斗渚那七个首尾相衔的小湖就是远古仙鹤的脚印衍化而成的呀！这个解释虽然太富于想象，却实在让令舞镇的人激动得发狂。人们奔走相告：文化古迹原来就在我们身旁，这下令舞镇可以经济腾飞啦，就像那只美丽的仙鹤一样！撰写文化史的小文人在省报副刊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仙鹤之乡》，他因此而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久，便有港商投资数千万巨款，与县政府一起开发建造七斗渚鹤影别墅区。在新落成的令舞镇史馆里，凿凿有据地陈列着鹤生存发展的踪

迹，譬如：晋朝用鹤羽做成的鹤氅，隋炀帝时用鹤羽做成的仪仗，宋太宗时用鹤翎做的箭羽，等等，等等。现在，令舞镇曾是鹤的故乡已是不用置疑的了。

令舞镇近年来已逐渐成为文化旅游热点，然而，单靠一个七斗柳鹤影别墅是不足以持久地广泛地吸引海内外游客的，必须不断开发新鲜的项目。县政府首脑的思路十分清晰，他们将目标牢牢地盯在文化古迹上，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他们在实践中培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这个重任毋庸置疑地交给了那位撰写文化史的小文人，现在他已是令舞镇文化馆馆长了。馆长纵观令舞镇全貌，感觉告诉他下一步文章应该做在镇后面的琅玕山上，文人的感觉常常是很灵光的。琅玕山山势不高却树木蓊郁、峰峦环叠，仅一条石板小路断断续续斗折蛇行。琅玕山清丽幽秘像一个羞怯的处女。琅玕山的文章该怎么做呢？馆长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这时，正值县剧团在文化馆剧场内上演传奇连台本戏《丹青泪》。县剧团曾一度濒临解散，却因为省城名角儿傅小槐的加盟而起死回生。傅小槐当年在省城红得发紫，如今自然已是明日黄花了，在省城几年演不上一出戏。她却是个明理之人，艺术生命怎堪岁月蹭蹬？于是便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毅然来到令舞镇，自筹资金，承包了奄奄一息的县剧团。一则乡镇僻壤名人少，傅小槐三个字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二则傅小槐确实出手不凡，先带着一小队精悍人等上山下乡地跑码头，将四野乡村捣鼓得沸沸扬扬，然后杀回镇上，以生旦净末行当齐整的阵容隆重推出失传了数十年的连台本戏《丹青泪》，果然是一炮打响。文化馆萧条冷落的售票处蓦地排起了长龙，每天晚上，隔着几条马路就有人等候着退票。这些天，令舞镇真是万人空巷观“丹青”，众口一词说小槐。文化馆馆长理所当然地受到邀请观摩全本《丹青泪》。幕间休息的时候，馆长听得身后一对老翁老

姬感慨万分地议论着，老姬缩着鼻子道：“我做姑娘时看一个戏班做这出戏，韩无极是不死的，他跟秦朵娘一起逃到琅玕山中隐居起来了。”老翁咳了几声道：“那是做戏的要哄看戏的开心瞎编编的，韩无极死是免不了的。不过小时候我听我外公说，韩无极的铜杆狼毫笔和抄手龙尾砚根本没有被官兵搜出来。想想也是的，琅玕山是一座迷魂阵，就让韩无极自己回头去找恐怕也找不到了。”馆长无意中听得这两句对话，心有所动，急忙回转身问道：“听老先生刚才所言，这《丹青泪》的故事确有其实啰？”老翁含笑而答：“戏文里边总归有许多不着边际的事体。不过，听我父亲说起，光绪年间无极画在江南一带享誉颇高，官宦商贾、富豪乡绅，都以拥有一张无极画为荣耀。”馆长又追问：“那么韩无极的笔砚冢确实在琅玕山中吗？”老翁依然笑道：“令舞镇上的老户都这么说，可是，你要到左右几个县去跑跑，又各有各的说法了，有的说在天马山中，有的说在凤凰山中，有的说在钟贾山中，莫衷一是，扑朔迷离呀。”馆长显得激动不安而兴奋，掏出名片递给老翁，道：“老先生，你提供的线索十分有价值呀，我们约个时间，详细谈谈好吗？”此刻馆长已是胸有成竹了，紧紧抓牢无极画，开发琅玕山的人文景观。老翁接过名片端详了一番，答道：“馆长，你要晓得无极画的来龙去脉，何必舍近求远？你应该直接去问他呀！”馆长满腹疑惑：“谁？”老翁伸出一根老藤般的手指，朝馆长右前方的座位点去。馆长顺势而望，只见一位面容清癯峻峭的老人静穆地正襟危坐，目光十分空洞地落在重重悬垂的红丝绒大幕上。馆长倒吸了一口冷气，脱口问：“为什么要找他？”老翁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老鹤，早些年从省城下放到这里，他的老婆乃是韩无极第九代嫡出孙女呀！”

顷锵顷锵顷锵顷锵……蓦然间，开场锣鼓急雨般响起，灯光倏地转暗，丝绒大幕徐徐地拉开了。

寒露一过，那风就一阵凉似一阵了。满世界飘荡着褐红焦黄的落叶，这景象有种绚丽的萧条。

陈家老大小姐陈良渚辗转反侧一宿未合眼，听竹叶壳秃秃地坠落，一声声往心中注满了惆怅，蓄久了，沉甸甸压得透不过气，便翻身坐了起来，喘着，却又觉得空落落心无着处。西厢房里有沉闷的干咳声，那是父亲几十年无药可治的痼疾，那咳从不冲出喉头，就在胸腔里爆发。父亲总在拂晓时分就起床了，喝下一杯清盐水，便将自己锁进书房里，两三个小时，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这也是几十年无药可治的痼疾了。又听得屋外院门极细腻地吱呀——了一声，这是杨嫂出门逛农贸市场去了。只有杨嫂才能像猫儿似地走路不出一丁点儿声音，也只有杨嫂才能将那扇歪歪扭扭的院门摆弄得仅只丝线般地吱呀一声。杨嫂从厨房走到院子里必定要经过陈良渚的东厢房的，可陈良渚竟然一点都没感觉，这令她恼火并且毛骨悚然。陈良渚仰起面孔朝天花板凝视了两秒钟，上面是母亲的卧室。薄薄的一层楼板，母亲稍有动弹都会引起匍匐然天摇地动的感觉，此刻却纹丝不动，阒寂无声，说明母亲睡得很死，准是杨嫂给她加大了药剂量！陈良渚在心里十分洞察地冷笑了一声。

看看细木镶嵌的镂花条窗已呈蛋青色，陈良渚索性一骨碌下了床。曙色还很稀薄，屋子里矍矍眈眈，她习惯地往梳妆台前那只蛋形红木矮凳上一坐，镜子里影影绰绰的女人，修淡的风

致，寂寞的孤傲——一幅岁月磨砺得黯淡了的古代仕女画，不是周昉浓丽丰肥的绮罗人物，而是吴道子简淡傅彩脱落凡俗的秀骨清像。陈良渚所以喜欢弄得房间里光线暗黝黝的，垂在窗前的纱帘极少有日子全部卷起，哪怕她在案桌前作画——她画出的画也都迷迷蒙蒙水中月雾中花一般，幽暝的光线能将她的岁月静止在令人追怀的那一点。陈良渚每天起床后的头一件事便是对镜理青丝，她决不允许自己蓬头垢面地面对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她慢慢地将盘起的长发松散开来，她的手掌触摸到自己的发丝干枯毛糙，她犹犹豫豫伸出手指，眯缝着眼拧亮了床边小小的壁灯。这灯光其实并不刺眼，青莲色的，柔柔的，可是她还是将红木矮凳往后挪开几步，离镜子远点。她捧起头发，就着灯光看了一眼，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那青丝里夹杂的银丝明显又多了一成。陈良渚连忙关了灯，躲在朦胧中，心情会平淡些。长而苍白的十指熟练地翻动着，将那把烦恼丝编成辫子盘在头顶上，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前额逐渐稀疏的缺憾。这种发型陈良渚梳了好多年了，这是她为自己设计的最佳形象，无论世面上翻什么新潮，她总是坚守自我。陈良渚对着模糊的镜子左右顾盼了一下，披了件外衣，影子般地移出房门。

陈良渚绕到院子后面的披屋里找了把长柄竹丝帚，空气很潮，裤管鞋帮和肩背都有湿叽叽的感觉。她望着满院子覆盖着落损的枯竹叶，那蓄满胸口的惆怅雾一般地蔓延开来，填满了体内每一处缝隙，又从汗毛孔中挤出来，与周围的晨雾弥漫在一起了。原本礼拜天，用不着赶头班长途汽车到省博物馆上班，陈良渚有足够的时间睡个囫囵觉的，偏偏为了些枯枝败叶而失魂落魄。陈良渚老大不小，待嫁闺中，不免有些常人揣摸不透的怪癖。她手执竹丝帚将散落的竹叶一丝一缕地扫拢来，落在花坛

中的也都用手指抠出来，不久，竟成小丘似的一冢。如何处置这堆枯竹叶颇费了她一番脑筋，最简单不过用簸箕盛了倒到院后垃圾箱内，却于心不忍，玷污了心坟中深藏的宝物似的；学黛玉挖个坑葬了它，想着心中便掠过不祥的阴影，林黛玉葬花葬花，最终将自己也葬了进去。左思右想，趑回屋里寻了盒火柴，嚓地将叶冢点着了。青烟一蓬一蓬从枯叶的空穴中涌出来，悠悠荡荡像许多不安分的幽魂，挣扎着，扭动着，幻化出迷离曲折的图案，仿佛是印证着一段段不顺心不如意的身世，让人不忍卒读。惊吓了的宿雀慌乱地在枝叶间扑腾，叽唧一片。

在清晨淡紫色的还算洁净的这一刻，纷扰的烟雾渐渐地遮没了小小的鹤窠。

被传闻搞得奇谲诡异的鹤窠实在是一座太普通的家常小院，光景不过半亩稍余，除了西南角落上有几株青枫，满院子丛丛簇簇参差错落的都是竹，竹影森森，几乎将院子全都覆盖了。当年陈亭北举家从省城搬回令舞镇，这老屋早已是断垣残壁，破落不堪。陈亭北倾其所有修缮宅院，原本打算一边植些果树，枇杷石榴葡萄棚，另一边辟出几分菜园，南瓜丝瓜长豇豆，既可观赏又可食用，俗是俗点，实实惠惠。那时候陈亭北正当壮年，画坛水墨人物执牛耳者，所创陈氏“鹤行笔”、“卷云墨”风靡一时。平步青云之际忽遭诋毁谪贬，一个跟斗跌落尘埃，满心的失意与恹惶，只求“卜一廛之宅，读书养气，枕石漱流，以终余生而已”。偏偏陈良渚不肯将就，对父言道：“虽祸福旦夕，富贵于我如浮云；却素节凛凛，安可一日无此君？”执意要植丛竹。陈亭北是深知女儿心思的，并且对她暗怀愧怍，自然一切都依了她，由她布局结构，将座废院整成了重重叠叠的修竹林，一条青砖小道曲折通幽，庭院深深深几许？陈良渚将一大半年华都消磨在这无奈的吟诵里了。

院子里唯一为陈亭北保留的景观便是西北角上那截怪诞的老梅桩了。陈亭北经常说起从前这树梅花是如何地繁荣昌盛，残冬早春之间，五彩缤纷，白梅红梅绿梅一树并发，却在某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被雷拦腰劈断，凶兆毕露，果然自此陈家一路衰败了。陈亭北说到此往往叹道：“恐怕我的险恶遭际也是命中注定的了。”陈良渚从来都不相信父亲对这株老梅桩的诠释。如果这梅树果真是一个凶兆的话，父亲应该憎恨它，应该设法将它连根掘除。可是父亲却悄悄地钟爱它，找出千百般理由要保存它。别人都以为陈亭北早已安命现状，随波逐流，只有陈良渚晓得父亲骨子里是不服“命中注定”这种说法的，他虽自号“老鹤”，“云中闲人”，其实他的心一刻都不曾闲过。陈良渚曾偶然看见过父亲早年一幅旧作“野梅瘦鹤”，那四尺中堂上画着一株妩媚清秀的梅树且梅开五色，梅下有亭然一鹤，这画父亲深藏着，似乎有许多玄机。陈良渚心有所动，虽然云遮雾罩，修院时却精心替父亲保留了这截枯木朽枝，并叫人将断口锯平刨光，竟得尺半宽窄花瓣形的梅桩矮桌一张，又将其周围丈把地用青砖铺实，又从乡间旧户淘得四只梅花仙鹤图案的青瓷腰鼓凳散置左右。或天高云淡之日，或风清月白之夜，邀一二知己在此奕棋品茶神聊，实在是陈亭北黯淡的晚年生涯中的乐事趣事。陈良渚尽管有许多老大大不嫁的怪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孝女。

枯叶劈啪，火焰灼灼地辉煌了一阵，终究成了灰烬，烟雾萦绕腾挪，亦渐渐随风飘散。天光豁然开朗了许多，像是谁猛地将天与地撑开了距离。院墙外，有负重的橡胶轮轻轻地辗过，急促的脚步橐橐橐橐由远而近又由近至远，间或，自行车丁零零零轻燕般地掠去，更远处，隐隐地，火车轰轰隆隆，仿佛天际的一道裂缝。陈良渚回转身来，蹙起深而细的眉尖，目光茫然地从砖墙上的扇形漏窗中向院外的天地望去，那是一幅很不谐调的图画，高

高低低的脚手架，纵横交错的大吊车，褐黄的或黛绿的农田零零落落补丁般点缀其间，从前的田园野趣荡然无存，土地一块一块被蚕食，要开工厂，要造别墅群，要建高楼新村……千方百计躲避的东西正咬着你的脚后跟一步一步地逼近了。陈良渚曾跟父亲商议，请人来把围墙砌高，把墙上的漏窗都堵死。可是，一堵砖墙真能挡得住世道变迁吗？且又有传闻，鹤窠所在的地盘也有可能被批租，故而陈家迟迟不敢有所动作，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捱着。陈良渚在省城有一套小小的房间，她是省博物馆的资深画师，尤以描绘慈悲观音像出神入化而享誉画坛，且在修复和鉴别古画上有很深的造诣，故而尽管房源紧张，尽管她始终独身，省文化厅领导还是特批给她一套一室带厅的居房。陈良渚要到了房子却不去住，总是巴巴地赶长途车回令舞镇鹤窠。她的理由很冠冕堂皇，回家照顾年迈的父亲和长卧病榻的母亲。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为什么。很早以前这院子深处有一口井，陈家修院的时候将它封死了，改筑成一方花坛。陈良渚的心就像这封死的井，她的孤傲漠然的神情就是盖在井口的石板。

陈良渚的目光像只失群孤雁在愈来愈嘈杂起来的阡陌上游荡了片刻，悄然落回到身边的竹丛中。唯感欣慰的是，这竹叶尽管壳落了一宿，仍不显稀疏，千枝万簇，犹自青青。陈良渚抚平了眉尖，拖着竹帚正待进屋，忽又听得院门细腻地吱呀一声，便打住脚步，又想着不要让人见了像是存心候着似的，便用竹帚轻轻地拨弄那堆灰烬。

推开院门的是个十分洁净的妇人，她一只手挎了只装满新鲜蔬菜的竹篮，一只手环抱着敞口的保暖瓶。一闪身进了门，顺势往后一抬脚，那院门又吱呀地关上了。她小心翼翼却又轻捷灵活，两张薄薄的脚板踩着流水般的碎步，像两只掠水而过的蜻蜓。绕过一丛竹，她看见陈良渚了，便绽开笑容道：“端午，怎么

不睡啦？礼拜天呀。院子息会我来扫。”她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她整个轮廓的线条也是软软的糯糯的，让人看不出她的年纪；她喊陈良渚小名，喊得那么自然贴切熟稔，也让人猜不出她的身分。

陈良渚并不应答她，连头都不回，自顾唰啦唰啦地挥舞着竹帚。妇人也不在乎，心情很好地从陈良渚身边擦过。因为负重，她倾斜着上身，后背影竟仍旧腰是腰，臀是臀，那弧线少妇般的触目惊心。陈良渚是那种修长单薄的身材，她身上的线条都是规规矩矩的直线，没有许多凹凸，所以她最厌恶曲线丰富的女人。陈良渚盯着妇人肉粽似的背影的眼光刻薄如刀片。就在妇人即将跨进门槛的那一刻，陈良渚突然开了口：“杨嫂，你不要再给爸吃什么霉千张了，这种腌过的发酵的东西最容易致癌！”

杨嫂立定了，将竹篮搁在石阶上，笑道：“我也真拿他没办法，你看看，天天买这么多新鲜小菜，他偏偏没有霉千张就咽不下饭。不过，自家做的霉千张不要紧的，我弄得多少清爽呀。”

陈良渚一时竟寻不到话语去抵挡。杨嫂是浙江上虞人，自有做霉千张的祖传秘诀，别人都用薄百叶做，她却挑厚百叶做，蒸的时候，采新鲜的箬竹壳包裹着，吃起来别具风味。别说陈老先生吃上了瘾，其实陈良渚自己也是每餐必佐的。陈良渚更加深刻地知道，眼前这位甜甜糯糯风韵犹存的妇人才真正是父亲生活中缺少不了的“霉千张”呢。你听听她的口气，每个字眼眼里都嵌满了家庭主妇摆布一切的自得和满足。陈良渚只是想提醒她不要忘了自己的真实身分。

杨嫂见陈良渚哑然失语，暗自好笑，拔腿要走，陈良渚却又发问了：“杨嫂，昨天晚上你给我妈吃了几粒药片？怎么睡得那样死？一点响动都没有！”说罢，陈良渚直刺刺地拿眼光逼住杨嫂干面团似的脸，仿佛拿把利刃横在她脖下。陈良渚原本并不想

挑明这桩事体的，是这妇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气把她的心火点着了。

杨嫂却面不改色地答道：“哦，我是给师娘加了一粒药片。想想难得礼拜天，师娘若是半夜里闹将起来，你和先生都不好睡觉了。先生的血压这几天又高了上去——”杨嫂说着用一双针似的肉里眼定定地看住陈良渚。杨嫂的眼光像一块柔韧无比的橡皮，刀搁上去就被弹了回来。杨嫂虽然没多少文化，实在是聪明透顶的女人。文化人的聪明是从书里面学来的，而杨嫂的聪明却是硬碰硬从鸡零狗碎针头线脑的寻常日子中颖悟得来，所以杨嫂的聪明比文化人的聪明更可靠，更熬根，也更凶。事实上平常陈夫人发病起来闹得沸反盈天，陈良渚何尝不想到多给她吃粒药，让她保持安静？甚至更往深处去的想法也曾流星般地一闪而过。可是想归想，也仅仅是想想而已，陈良渚的理智绝对不允许那样做，也没有胆量那样做。而杨嫂却能够鞭辟入里地体谅到陈良渚的难处，并且不动声色地做了她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对于杨嫂的这种聪明，陈良渚深恶痛绝却又奈何不得，她悄悄躲开了那双肉里眼绵里藏针的视线，赌气般恨恨地说：“你还不快上楼去看看，乱吃药会吃出人命来的，你晓得吧？”

“你们识字断文的人都神经过敏，你尽管放一百个心好了，真出了人命由我去抵。”杨嫂似是看透了陈良渚的外强中干，言语竟放肆起来。

陈良渚气得咬牙切齿，说道：“只怕你的命抵不起！”

杨嫂拉长了声音道：“我们的命贱是贱，不见得抵不过一个痴呆吧——？”

陈良渚面孔煞白地尖叫：“杨金凤，你敢——？！”

鹤窠里两个都精明能干的女人正剑拔弩张，忽听得西厢房里顷零哐啷一阵响，接着是一串吭吭激动不安的咳，两个女人